

记忆,说吧

◎ 金翠华



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没有人能夺走。

这是一部独特真实的史书,真实的形象、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细节,具象生动,展现出美好事物原本的样子。它以谁也无法更改的结局,诉说着美是如何陨落的;它以无可推诿的凭据,顽强抵御着时间对历史的掩埋。

散文,应当真实。从情节到细节到感情。生活如此丰富,变化万端。说真话已无比生动,虚构岂不多余?散文若全部虚构,莫如去写小说;若部分虚构,真假难辨,又让读者相信什么呢?我在《栀子花香》一文里所写下的,全部是真实发生的,没用一句谎言去赢取散文文本的生动。

在个人生命史面前,宏大的人类历史顿显苍白。个人记忆珍藏的是生命树上千姿百态的奇花异果,它们构成了生命历史的全部细节:每一朵花都娇艳欲滴;每一颗果都色香味俱全;每一滴泪,都落地有声;每一声叹息,都直击心灵。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那一年,我乘飞机越过北冰洋。俯瞰万米高空之下千里冰封的白色海洋,一片晶莹闪耀。阳光下,我隐约望见一条细长的黑色裂缝,划过冰面,异常扎眼。相对于漫长深厚的历史,或许,我的记忆仅仅是一道这样的缝隙吧。

我的生命已活过了我年轻的桂姨、年轻的槎婆、年轻的大姑,也活过了我老年的母亲,比她在世界上留存的时间已更久一些了。有时,我以一个老者的目光注视她们默默无声的一生,泪如泉涌,无法遏止。在悲悯的伤痛之中,我深知,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代母亲,是失去了一代弥足珍贵永不再有的美好高贵的生命。当初,她们的故事未被叙说;她们的事迹未被纪念。她们如影消失,无所存留,连她们的住处也不知道她们了。

今天,记忆让我说出尘封的往事,弥补对她们长久的情感亏欠。我不敢奢望能在她们生命的花园里,描摹出盛开之花瞬间凋残的灿烂之美,唯愿留下记忆永恒的芬芳……

篁岭的油菜花

◎ 陈瑶本

那年春天,我与陈占元大哥、徐梅老师等一众好友,一起去江西婺源源的篁岭看油菜花。

篁岭位于婺源东部,依偎在石耳山的怀抱。山路崎岖难行,游客由索道出入,非常方便。

一道清溪从山间穿过,淙淙向山下流去,溪水甘冽可饮。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依势起伏;房檐前探出的横木上排放着一个“晒秋”用的圆形的竹匾。深巷里,一位穿红色旗袍的美女在长长的石阶上来回徜徉,向游客展示她迷人的风采。“天街”上店铺林立。村口、路边,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在春风里娇媚地笑;翠竹、香樟、银杏、红豆杉等披上新绿的春装;篁岭周边的数千亩梯田里,开满了嫩黄的油菜花。一幅醉人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游客的面前。

以前也观赏过几次油菜花:青海湖边的金银滩,在7月初深邃的蓝天下,成千上万亩油菜花铺天盖地,满目金黄,衬托着苍茫的远山;江苏兴化的油菜花长在垛田里,四周沟渠纵横,垛田像一个个小岛,可以三五人一起乘一只小船,由船娘划着在“岛”间观赏,别有一番情趣;西藏的油菜花开得晚,7月中旬,和已经抽穗的青稞穿插在田间,一片青绿一片黄,在蓝天白云、高山大河的背景里,看起来赏心悦目。而篁岭的油菜花却长在山坡梯田里,从高处往下看,一片金黄直达谷底;从谷底向上看,黄绿相间,像一道道虎皮纹,一直铺向蓝天。

在高高的玻璃桥上远观花海之后,我走下来,进入花田,和油菜花亲密接触。因为时令尚早,花只开了一部分,花枝上还有许多嫩蕾,正含苞待放,小蜜蜂腿上沾着黄黄的花粉在花间忙碌。

油菜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属于十字花科,花有4瓣,中间有花蕊,纤弱的花瓣,淡淡的花香。单独的一朵油菜花只有指头顶大小,颜色黄黄的,有点俏丽,有点秀气,有点柔和,有点谦逊,在微风中摇曳,怯怯地显出几分羞涩,倒也楚楚动人。

油菜花没有桂花的浓香馥郁,没有月季的姹紫嫣红,没有樱花的浓艳热烈,没有海棠的清雅脱俗,没有紫藤的风姿绰约,没有绣球的花团锦簇,没有玉兰的冰清玉洁,没有芍药的清新婉约,更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这些它都没有,它是众花国里平凡的“草民”,一朵不起眼,一株也无人赏。但是,它们一丛丛、一片片,几百亩、上千亩,一齐开放,开得热闹,开得欢畅,开得旺盛,开得奔放,生机勃勃,汇成浩瀚的花的海洋,明润鲜艳,流光溢彩,铺天盖地,气势恢宏。微风吹过,海浪翻滚,天地为之变色;蓝天显得更加蓝,大地一片金黄,创造出黄金花海的独特风景,成就了博大壮阔的自然奇观。世界上还有哪一种花能够像油菜花这样开得如此轰轰烈烈、浩浩荡荡?油菜花用集体的力量,赢得人们的青睐。

花期过后,一朵朵油菜花又孕育出一粒粒、一串串的油菜籽,可以榨出香醇的菜籽油,供人们食用。秸秆是优质的饲料,可以喂牲畜。油菜花又用它的“全身是宝”创造出的经济价值,博得人们的喜爱。

陌上走来两个花季女孩,一个穿红,一个着绿;穿红的苗条,着绿的丰满。红衣女进入油菜花田,惊起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飞走,落在近处另一块油菜花田。女孩弯下腰,细嗅油菜花的清香,她直起身来,让绿衣女伴为她拍照;两臂向上斜方举成V形,满脸的阳光灿烂。然后,她又为绿衣女拍照。当两人一起走出花田时,不知道耳语了些什么,红衣女打了绿衣女一把,二人咯咯地笑着,轻步往花海深处走去,无边的金黄里浮动着一朵绿一朵红。

陈占元大哥望着金黄的花海,无限感慨地说:“啊!这油菜花海实在是太美了!”

我说:“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路走,一路捡拾地上的废弃物,扔到垃圾箱里。你说,他的行为是不是和油菜花一样美?”

“啊?”陈大哥耳背没有听清。

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这次他听明白了,知道我说的是他,嘿嘿地笑了。

“油菜花美的是颜色,陈大哥美的是心灵!”徐梅老师说。

周围的人个个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晚上回到旅馆,疲劳了一天的身体很快入睡了。睡梦中,眼前又是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海……

暖冬漫笔

◎ 何美鸿

好像许多年,都不曾经历过这样温暖的冬天。

这儿的冬天很少下雪。即使偶尔遇着雨夹雪的天气,那也是很短暂的,眼见着阴霾的天空里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次日清晨起床看时,原本洁白的初雪却已是一番为行人的足迹踏乱,且被过往各种车辆纵横碾过的场景。而太阳总是等不及雪花下够就露出脸来,融化的雪水于是变得污浊不堪,毫无美感可言。那种漫天飞舞的银色世界在南方许多时候只是一种遥远的奢望。

像我这样一个怕冷的女子,说喜欢下雪的日子其实有点叶公好龙的。我真正需要的,只是如现在这样一个温暖和干净的冬季。清晨,走上阳台,当太阳的光辉斜斜地映照在身上,心上于是连着也涌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温暖。这种温暖往往便奠定了我一整天的情绪。

朋友说我太安静了,应该多出去走走。是的,只有这样的冬日,我常常会一个人,不带钱包,不带手机,身无一物地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里,

然后双手插进衣兜,懒懒地看天,看云,看阳光投射在商店玻璃橱窗上的耀眼的光,看大街上依旧如其他季节一样来往穿梭的人。沐浴在这样的暖阳里,人们少了行走的匆忙。印第安人有一句谚语说:“别走得太快,等一等灵魂。”是指那些为着工作为着生活忙碌奔波而忘了偶尔停下来让心灵喘口气的人吧。好在这座城市的节奏还不算太快,又值这样暖阳普照的冬日,人们可以气定神闲地留出空隙与闲情为自己放慢脚步,给心灵一个修禅打坐的时间,让灵魂与之以相同的节拍前行。

而我觉得自己永远都是脚步追赶着灵魂不停游走的人。平庸的生活里太重的烟火味,我习惯从每日的单调里匀出将半的时间交付给自己的精神。尽管是这样没有花荣叶簇却依旧充满温暖阳光的季节。

我在一处草坪上坐下来,看对面楼栋谁家的阳台上晾晒着的夹袄和被褥在偶然的微风里轻轻飘扬。微风亦从我竖着的衣领旁掠过,但并不觉

得冷。因为沐浴着慷慨的暖阳,将我映在草坪上的影子吹得摇摇晃晃的微风让我只是觉得俏皮。此刻才真正深味到阳光是多么美好,仿佛生命里的万千愁绪,都在这灿烂的光芒里,化作了看不见的埃粒。恍然记起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曾坐在他的园子里用帽子去捕捉日光的情景。契诃夫想把日光跟帽子一块儿戴到他的头上去,试了好些次,却一点儿也没有成功。想起这个情节,我莞尔而笑,一个想要捕捉阳光的人,是多么充满童真啊。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思维仿佛失真,仿佛自己穿越了时空,徜徉在了明媚的春光里。但这样暖阳耀身的晴天里,我是无需怅望或回味其他任何季节的。不必有草长莺飞,不必有江枫渔火;不必有感动,不必有感伤。我让自己的灵魂暂时停泊下来,等候我舒缓的脚步,我让心情和这不燥亦不潮的冬日保持着相同的节奏——平淡、沉静,并腾挪出一个足够的空间盈满我一直在感受着的温暖。

美兰

◎ 李恬瑜

奶奶的名字叫美兰。年轻时,她是村里著名的“悍妇”,作为生产队长的爷爷则性格温和,尽管脾气急躁,却总是刻意避免与人争吵。奶奶从不愿受任何委屈,无论是对待丈夫还是外人,她都表现得毫不含糊。在父亲之前,奶奶生过四个孩子,但全都夭折了,父亲作为“长子”,因此受到奶奶特别的宠爱。有一次,父亲在学校受到责骂后向奶奶诉苦,奶奶毫不犹豫地带着父亲找到学校的书记——尽管他们都是乡亲,但面对如此强悍的奶奶,书记只得连忙道歉。

奶奶重男轻女,但她对我却格外疼爱,从未因我是女孩对我的母亲不满。我的小叔也生了一个女儿,而我的妹妹更是从小在农村由奶奶抚养长大。

我每年仅能回老家一次,每次回去,奶奶都会给我压岁钱。随着我长大,奶奶会单独将我叫到小屋里,用她那长满老茧的粗糙双手抚摸我的手,唤着我的乳名,询问我过去一年的情况,以及我的姥姥姥爷的近况。然后,她会从厚重的棉袄

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再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数出二百元钱,像献宝一样递给我,让我收好。她希望用这些辛苦积攒的钱,来“拉拢”我,让我多回家看看她。

她一生中得到的爱并不多,她不懂得如何表达爱,她只知道为她的孩子留下美食,为儿子照顾孙女。

母亲结婚前去拜访奶奶,奶奶拉着母亲的手,欣喜地说:“真好,儿媳,你真好看,皮肤这么白。”在奶奶家,母亲基本上是不干活的,逢年过节回老家,她就坐在炕上与奶奶、小姑聊天。奶奶宠着她,不让她干活。

父亲和母亲吵架时,奶奶从不偏袒任何一方,每次悄悄地拉着母亲的手说:“儿媳,你就看在俺的面子上,让他,他就是个倔脾气,随我!”

姥姥在医学院工作,但除非自己生病,奶奶总是拦着家里的亲戚去城里麻烦姥姥,她总是说:“你们别去找,俺亲家太忙,不要总是麻烦人

家!”每次家庭聚会,奶奶和姥姥姥爷坐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奶奶的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黝黑的皮肤似乎泛着红晕。这一刻,她是幸福的,尽管她一生中幸福的时刻并不多,似乎幸福与她的人生并不相符。

奶奶经常会感叹自己的不幸,早夭的孩子、晚年的多病,走过她的身边,她一定会叹一口气让你听到,有时也会自己默默叹气。

也许奶奶年轻时是美丽的,少女时期也有花一般的心事,银铃般的笑声和温声细语。只是后来被生活、被柴米油盐压出了脾气,累出了泼辣。为了家人,她不得不变得剽悍,将孩子护在羽翼之下。

如今,我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声音;再也不会有人把我叫到屋里,费力地数出二百元钱,塞到我手里,叮嘱我收好,给姥姥姥爷带声好;再也感受不到她粗糙的手指抚摸我的手心手背;再也听不到她指着老照片念叨了……我仿佛感到眼眶中涌动着温暖的泪水!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共同呵护绿色家园